

有缘是一枝玫瑰
无缘是

满地 昙花



方健康、著 青岛出版社



满地 昙花

方健康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地昙花 / 方健康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5.3
ISBN 7-5436-3329-9

I. 满... II. 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551 号

书 名 满地昙花
编 著 者 方健康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611 - 8664 13335059110 传真 (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刘 咏 王东华
装帧设计 申 尧
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青岛杰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850mm × 1168mm)
印 张 8.25
字 数 185 千
书 号 ISBN 7 - 5436 - 3329 - 9
定 价 15.8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 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

地址: 胶南市珠山路 120 号 电话: 0532 - 8183519 邮编: 266400)

在玫瑰与昙花之间 (自序)

《满地昙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朋友看后说：为什么不叫“有缘是一枝玫瑰”呢？

其实，有缘无缘跟花儿没有关系。

人在旅途，成长总不易。漫漫人生中，总有些事令人铭心刻骨。

爱情就是这样的事情。

在渴望爱情的年龄，年轻人其实并不清楚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情窦初开的男女们怀着清纯而热烈的心迎接爱神，往往结果——或有缘——或无缘。成长的代价是没有人去明码标价的。抑或玫瑰，娇艳而含蓄，被人们作为真诚而高贵的爱情象征。由此，我却想到了昙花。

花儿的灵性是人所无法悟到的。

搭上年年岁岁的班车，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还没有弄懂爱情却渴望爱情的男孩女孩，是与爱同行？还是常常回味初恋的青涩与激情？

有缘也罢，无缘也罢，那份追寻爱情的纯洁情怀都如昙花般美丽而壮观地落满记忆，心中难忘的是那份纯真而美好的青春情感和心路历程。

但，在玫瑰与昙花之间，爱和美是不能忘记的！

为美好的年轻祝福吧！朋友。

只有天在上

——致天下的有情人

没有了太阳，还有月亮；
没有月亮，还有星星；
只有天在上，有你有我，
还要什么样的世界。

没有了天，我们来造天；
没有了地，我们来造地，
只要天在上，有你有我，
就是最美的世界。

—

这是夏季最热的时刻。太阳刚一露面就凶着脸恶狠狠地烤着大地，风悄悄收了翅膀蜷缩起来，地面的气温不断地升高，炽热而凝重。格兰踩着一直在前面跳动的影子向学校走去。

由于是假期，校园显得空旷而寂静。格兰向教学楼望了望，冷冷清清。她穿过操场向宿舍走去。宿舍前的树静静地立着，在烈日下投出一点点单薄的阴凉。花坛里的花都蔫蔫地耷拉着脑

暑

花

1

袋，在酷日的暴晒下虚弱得随时都要倒下。

楼下的男生宿舍里安安静静的。

格兰径直来到楼上 203 号宿舍她以前的寝室。门开着，有几个同学坐在未铺卧具的铁架子床沿上用本子拼命地扇着，叽叽喳喳聊着分别后的情况，她们看到格兰都乐呵呵地打着招呼。任珍拉格兰坐在自己的床沿上，说着笑着推着搯着打着闹着。

这是她们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个月。等下个月正式开学后，她们将分散到各地医院去实习，那时她们将聚少离多了。因此她们不停地说着话，和好朋友尽情地玩耍嬉闹。

人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像在格兰就读的这样的中

专卫校里，似乎也有一种自然的排列组合。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她们拥有自己几个固定的伙伴。每个圈子里的人都年龄相仿、家境相似，生活环境大致相同。而格兰则是每个圈子若即若离的一个独立体，但她在每一个圈子里又都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每学期调座位时，她所更换的同桌都是那些不同圈子里的人，每学期下来她都会添一位好朋友，因此她在那些圈子外被人忽视着却又不容别人忽视。

假期上课在心理上或多或少没那么紧张。这个班又是这所由进修学校改为正式卫校的第一届毕业班，所招收的学生又是以卫生系统子女为主——县里各个卫生部门包括乡村的医疗室

>2

福

地

医疗人员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未就业的子女。这么一来这个班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杂牌军”的味道了。

正式上课的那一天，住校生和走读生都齐刷刷地、闹哄哄地挤在教室里。班主任卫老师简单地说明了学习的进程和期末考试的科目，最后宣布这个月在校学习期间同桌是互找搭档，然后在黑板左边墙上贴上课程表就走了。教室里顿时像一锅煮沸了的水，呼呼啦啦的。

格兰坐在第二组第三排座位上，在被嘈杂声快挤炸的教室里静静地翻着一本杂志。她左边的位子仍然是空的，她没有呼朋唤友，也没有和谁约定，她等着从哪个圈子里被排挤掉的失宠者。

金俏俏提着厚厚的《内科学》向她走来。金俏俏高昂着头，噘着嘴，脸颊的两个圆圆的酒窝盛满了醉人的骄傲的笑。

“格兰，那我俩坐一位儿啦。”金俏俏大声说着，仿佛在向世界宣布她的无奈和别人的荣幸。

格兰抬一下眼皮对她淡淡一笑，欠身伏在桌上用屁股半翘起椅子示意她进去。格兰内心等待的好像不是金俏俏这样一种人。金俏俏在班上长得可以算得上是最漂亮的。也正因为漂亮，金俏俏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盛气凌人的张狂气势。格兰心中有点不悦，没想到三年都熬过来了，这最后一个月却要不得安宁了。

景

花

3

很快，每个人的学习状态就进入了正常轨道。格兰每天迎朝阳披星月在家与学校间穿梭。她在学校住了两年校。因为父亲从镇里调到卫生局当副局长，最近才将房子弄好，所以她在这个月的学习期间就由住校生变成了走读生。每一回当她踏进校门，就能感到每个角落都萌动着勃勃的青春气息，像这个季节一样滚烫滚烫。

格兰给同学的感觉总是静静的一副有学识很成熟的样子。她高中毕业后在母亲的单位做过一段时间的出纳员，她比班上最小的同学方芳要大五岁。而她们班里高中生只占少数，大部分还是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

晚饭后的时光是一天中既轻松又紧张的一刻。校园内的一口水井边围满了洗衣服的男生女生。他们嬉笑打闹着相互协助打水洗衣。尽管井边层层围满的都是同班同学，但他们之间是有分寸的。年龄稍大的、有对象的或相对成熟些的女生，她们洗衣服是整个圈里的成员全部出动，打水、洗衣服等一系列的流水作业都有明确的分工，就像蜜蜂一样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活。年龄小的女生们喜欢和男生一块完成这项工作。男生打水，女生洗衣服。洗好衣服后女生们端着洗好的衣服，男生则提着满满一桶水跟在女生身后大摇大摆地上楼去。他们都乐不可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相互接近的机会。其实小女生喜欢也



希望身边围着异性，这样她们就有一种优越感，仿佛一下子就成了天空中的那轮月亮。不难发现，那些小女生身边的陪衬人物的数量是和她们的虚荣心强弱是成正比的。男生呢，他们也愿意屁颠屁颠地围着这些小女生。他们想以此来证明自己深受异性的青睐抑或是标榜别的一种本领或者男子汉的“魅力”。借帮助女生去女生宿舍走上一遭可以满足一下他们心理上的好奇。这也是为古老而永远年轻的“异性相吸”的哲学作证吧。

格兰夹着书和本子走过沸沸扬扬的井来到 203 号宿舍。楼上走廊的栏杆上晾满了刚洗好的衣服，胸罩、三角内裤、裙子、长筒袜都在吧嗒吧嗒滴着水。宿舍里传来笑闹的声音。任珍正拿着梳子和周萍在镜子前抢着照镜子梳头，陈彩云在一旁煽风

点火，三个人你推我一把我打你一下。任珍梳好头发看到格兰就迅速把梳子往枕头下一塞，拿起一本准备好的书使劲推了一下周萍和陈彩云，然后跑到格兰身边拽着格兰的胳膊急促地说：“快走快走。”

“等我一下，死任珍。”格兰被任珍拽到楼梯口还听到陈彩云在叫喊。

任珍乐呵呵地牵着格兰的手说：“走，我们出去走走。”

卫校在县城的西北角，校园后面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小山，这之间是一些农户和纵横交错的田地，还有小池塘。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伸向那座低矮的小山。小路在被夏季酷烈的太阳日

暑

花

5

复一日地烘烤下，路面已经变得灰白，干结的泥块被行人的脚和车轮碾成细细的粉末。哪怕是轻轻地用脚踩下去也会惊起这层粉末，它们马上腾起身来然后又迅速地落在路边的草上和你的脚面上。

格兰低着头小心地选择落脚的地方，尽管如此，她那米白色皮凉鞋和肉色丝袜无一幸免地粘满了一层灰尘。

任珍比她大一岁，初中毕业在一所乡医院做护士。她姑父是这所乡医院的院长，姑姑是妇产科医生兼会计。她做护士也有四五年了，曾经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一次。

“格兰，你那位今年考军校吧？”任珍问。

格兰微微歪过头看看她笑了笑。

“怎么样？”任珍紧追着问。

“还不知道呢。”格兰显得漫不经心的样子。

“唉，还是你好哇！”任珍叹了口气。

格兰用手挽着任珍的胳膊继续往前走，脸上挂着一丝笑容，她不知道怎样安慰任珍。在入学第一学期她们就是同桌，后来因她俩都常常收到从部队来的信，她们就多了一个别人没有的话题。她的故事格兰都清楚，她内心的矛盾格兰也都知道。格兰挽着任珍的胳膊一路听她说心里的烦恼。

何结水是任珍姑父的侄子。任珍是在何结水回家探亲时经

人介绍认识的。当时任珍和众多的地方女青年一样被那身威武的军装给迷住了。从此他们就开始了书信恋情，那时任珍告诉格兰说，何结水说转个志愿兵没问题，那样回来时就可以分配工作。这对一个迫切想走出黄土地的农村人来说，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梦啊。然而好梦易醒，部队大裁军，服役五年有可能转志愿兵的何结水被毫不留情地裁回来了。

格兰见过何结水，那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事。何结水刚刚退伍回来，一米八〇的个头，皮肤黝黑，一个整齐的平头，走路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这很容易让格兰联想起简凡，在心理上也就拉近了距离。格兰就主动跟何结水说话。他显得很腼腆，话说得很简单。事后任珍在格兰面前说他不灵活、不会说话等等，

尽是一些不满的情绪。

如今快一年了，何结水还是在家没事可干。任珍心里着急，和何结水“谈”了三年了，这一毕业家人就要催他们结婚了。现在任珍是满腹牢骚，有心结束他们的关系，又顾虑姑父的面子，担心将来毕业后无法再回医院去做护士。不结束他们的关系，靠何结水自己的能力根本没法找到工作。一想到以后还回到那祖祖辈辈耕耘过的土地上顶风冒雨，任珍就感到心被一种钝了的东西捅了一下，隐隐地似痛非痛地难受。

格兰挽着任珍走到小山脚下。这里有一片青青的草。小草紧紧贴在地面上。小小的茎叶呈深绿色，它们舒展着肢腰充满

暑

花

7

着生命的活力。天空蓝得透亮，夕阳西垂，它那火红的裙裳铺坠西边的天际。空气虽然还是热辣辣的，但那炙热的光线却柔弱了许多。她俩选择了一块茂密的草坪坐下。风从空旷的田际边吹来，稍稍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你们的事怎么说呢，何结水当兵刚回来也许还不适应地方的一些情况，再说你们一直是书信来往，一回到现实中也许有些反差不适应，这都很正常。我们不是还有一年的实习时间吗，你急什么。”格兰侧过头看着任珍说。

“我都烦死了！你是不知道，他在熟人面前天南地北地瞎吹什么都知道，在生人面前就跟呆瓜一样。”任珍烦躁地说。

“不能这么说，你和他相处时间毕竟不是太长，还不太了

解。你应该多看看他的优点，以前你们写信时可没听你说他怎么不好，每回一拿到信人就不知钻哪去了。”格兰调侃地说。

“去去去，你不也一样嘛。”任珍伸手去打格兰。她们在草地上嘻嘻哈哈闹了一阵儿。任珍的眼神暗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

“嘿，一个大男人你还愁他养不活自己吗？”格兰推了一下任珍想活跃一下谈话气氛。

“你不知道，在农村女的找了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别人要笑话的。”任珍说。

“哈哈！哈哈！”格兰双手捂着肚子夸张地笑了起来。“都

什么年代了，死脑筋。不管怎么说你也算一个女知识分子了。”格兰挑逗地看着她说。

“你还开什么玩笑，我说的可是真的，我们那地方就是这样。”任珍一本正经地说。

“行了，你也别读书了，跟着一块落后去吧。”格兰拾起地上的书，整了整裙子。

任珍也站起来用手习惯性地拍了拍屁股上的脏土。格兰看着她忍不住又笑起来。

“笑什么？”任珍看见格兰看着她笑就莫名奇妙地上下看看自己，然后笑着问。

“我看到你的腿啦。”格兰故意大声地说，“刚上学的时候你



还不敢穿裙子，都九十年代了还不如五四女青年。她们真是大无畏，就是她们的反封建解放思想才换得今天你的恋爱自由，不然的话还没见面你就和何结水结婚去吧……”

任珍猛推一把格兰。格兰一个趔趄，差点摔着，嘴里却仍在说着，“我说的可是实话，人没一点精神，光矛盾有什么用。”

西边最后一抹红霞褪尽，天空暗了下来，风轻轻吹起她们的裙摆。任珍感到无比凉爽，那时她大热天也是长裤长褂的，同学们笑话她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其实她也感受到了长裤把腰和两腿内侧给捂得汗湿汗湿的那种难言之隐，但仍下不了决心换裙子，最后还是格兰的一顿批驳把长裤脱下换上了裙子。这

夏

花

9

裙子还是何结水认识任珍的第一个夏季在福建当兵时给寄回来的。任珍抬头看看天空，天空墨蓝墨蓝的，有稀疏几颗星星。

她们俩忽然安静下来，像数星星的孩子一样，痴痴地望着天空发起了呆，谁能读懂少女的心思呢？夏夜却总是黑不透。

二

课程也不算很重，主要是内、外、妇、儿四科。课程已上完了，主要是抓重点复习迎考，自习课的时间明显多了。课余时间同学们就像欢乐的鸟儿一样飞来飞去。精力过剩事就多了。

正午的太阳和往常一样呼呼地喷着火。格兰打着一把深蓝色缀白花的伞在骄阳下撑出一份宁静。大街小巷空寂得几乎没

>10

翻

地

人走动，家家户户虚掩着门。小店里的电风扇玩儿命地飞转着。人躺在柜台后的躺椅上。货架上摆放的东西如一幅静物画。狗在一条荫凉的过道上伸展着前腿趴在地上，吐着鲜红的长舌头喘着。格兰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直觉得这世界变成一个大蒸笼，热浪一波一波地翻涌着。

校园里静悄悄的。教室里有几个人头在晃动，格兰不像其他走读生那样一来就到教室，她要先去 203 号寝室转一圈儿坐一坐才去教室。

寝室里水声笑声说话声连成一片。

“会这样吗？”格兰走过窗户时从里面传来一片唏嘘声。

“张平刚才看见的。不好意思进去又回来了。”陈彩云神秘

地说。

“看见什么啦。”格兰进门就迎上一句。

“可有大新闻啦！”任珍蹦蹦跳跳地卖着关子。

“就你们还能弄出个新闻？那才叫新闻呢。”格兰瞟了一眼她们，坐在任珍的床上拿起一本书呼啦啦地扇着。

“不是，是金俏俏……”陈彩云接过话小声地说，看见有人从门边经过忙又打住了。

等那人走过去了，寝室几位姐妹又一起哄笑起来推搡着陈彩云说：“接着广播，接着广播。”

陈彩云被她们几个推倒在床上，她坐起来阴沉着脸小声嘟

暑

花

11

囔着：“你们几个真有意思，我不说了。”转身抱起床上的书走了。

格兰笑笑，她已猜到是什么新闻了。陈彩云是专爱传播别人的“艳闻奇事”的人。而像金俏俏花那样美的人能不招蜂引蝶吗？

“走吧，一会儿要迟到啦。”任珍拉了一下坐在床上扇扇子的格兰。

“预备铃还没响呢。”格兰说。

“响过了，快点。”任珍急匆匆拉格兰出来，锁上寝室的门。别的寝室里静静的，人已全走空了。格兰和任珍并肩急急往教学楼走去。